



心术全书

XIN SHU QUAN SHU

延边人民出版社

心 术 全 书

陈家桢 编著
顾家武

延边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曲月胜
技术设计：李学默

心 术 全 书

陈家桢 顾家武 编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市印刷厂印刷 延边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 开本 21 印张 452 千字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7-80508-867-5/G·78

印数：1—7850册 定价：11.50元

目 录

识人术	(1)
揣摩术	(10)
宽容术	(19)
变通术	(27)
暗示术	(36)
韬晦术	(44)
应变术	(52)
权谋术	(58)
统御术	(65)
守信术	(74)
弃小术	(78)
知微术	(82)
心力术	(87)
决断术	(95)
胆识术	(100)
思辨术	(110)
选才术	(114)
荐贤术	(119)

自荐术	(125)
不疑术	(129)
驭言术	(136)
远虑术	(140)
预测术	(151)
饰贤术	(154)
恩结术	(158)
审时术	(165)
归心术	(169)
争宠术	(176)
察色术	(182)
考察术	(187)
察伪术	(191)
明察术	(195)
得情术	(205)
破谜术	(216)
察奸术	(228)
析疑术	(242)
自控术	(249)
保身术	(260)
捷悟术	(269)
稳妥术	(274)
挫锐术	(283)
智困术	(286)

挟制术	(290)
解纷术	(297)
敷衍术	(301)
惩恶术	(304)
释疑术	(318)
避嫌术	(322)
免祸术	(327)
复仇术	(337)
安心术	(343)
教子术	(347)
不战术	(351)
智胜术	(361)
诡道术	(372)
乘虚术	(381)
待劳术	(389)
借物术	(394)
借力术	(400)
弄险术	(404)
陷困术	(410)
灵感术	(415)
疑兵术	(419)
乱敌术	(422)
料敌术	(425)
惑敌术	(429)

诱敌术	(438)
弱敌术	(445)
调敌术	(449)
公关术	(453)
雄辩术	(460)
游说术	(470)
进谏术	(481)
反还术	(490)
模糊术	(498)
自责术	(501)
二难术	(504)
反语术	(507)
类比术	(515)
补失术	(519)
巧问术	(525)
巧答术	(528)
揭谎术	(534)
语激术	(540)
诡辩术	(549)
自残术	(555)
装憨术	(559)
纵容术	(567)
替罪术	(572)
委恶术	(575)

用谎言术	(585)
用神术	(589)
用女术	(593)
离间术	(597)
反间术	(609)
假手术	(617)
移接术	(630)
狡黠术	(634)
诡诈术	(643)
行骗术	(654)

识人术

知人心比知天还要困难。天还有春、夏、秋、冬、朝、暮的固定循环，人却是外貌淳厚而内心深沉。有的外表严正而其实不肖，有的外表温和而心中却男盗女娼，有的外貌恭敬而内心傲慢自大，有的外貌似温情脉脉而内心冷酷，有的仪表威严而其实一事无成，有的貌似果断而内心优柔寡断，有的外表游移不定、三心二意，却反而对人忠实如一，有的表面拖拖拉拉而实际工作卓有成效，有的外貌勇敢而内心胆怯，有的貌似糊涂而内心明白。综上种种，说明了人的外貌与内心不符的情形。但是，要识别一个人的真实情况，也还是有办法的。譬如，可对他详细察问，听其言，究其辞，观察其应变能力；略施小计，试探他是否诚实；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征求意见，看他是否有德行有威信；可让他管理财政，以考验他是否清廉；置于危险之中，观察他是否勇敢等等。

管仲论人

管仲是春秋时著名的贤相，辅佐齐桓公登上了霸主宝座。在他病危时，齐桓公亲自赶来探病，问：“您有什么话指教我吗？”管仲说：“别的我都放心，只是对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启方四人放心不下，希望您要疏远他们。”

齐桓公说：“易牙对我很忠诚啊。有一次，我信口说没尝过人肉是什么滋味，他回家就把儿子杀了。煮好后，急忙送来让我品尝，对他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管仲说：“人之情莫过于骨肉之情，他能残杀自己的儿子，难道就不能残害君主吗？”

齐桓公又说：“竖刁为了侍奉我，不惜阉割了自己。这说明他爱我胜过爱自己的身体。对他没必要怀疑了吧？”管仲说：“对任何人来说，身体都是最重要的。一个连身体都不爱的人，他还会爱什么呢？”

齐桓公说：“常之巫能预知生死，能治谁都治不了的病，对他用不着戒备。”管仲说：“死生由命，身体调养得好就不会生病。你不注意调养身体，完全信赖常之巫。他一旦得势，不仅会祸国殃民，还会置您于死地。”

齐桓公又说：“卫公子启方，跟随我已经有十五个年头了。他连自己的父亲死了都不去守丧，说明在他的心目中，我远远高于他的父亲。”管仲说：“人伦之情莫过于父子之情。一个连父亲都不知敬重的人，对别人如何就可想而知了。”齐桓公点点头说：“我听您的。”

管仲死后，齐桓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紧接着把易牙等人驱逐出宫。齐桓公受他们的侍奉惯了，一旦离开，便觉得食不甘味，夜不酣寝，没心思治理朝政，旧病也复发了。

过了三年，齐桓公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又把四人召回宫中。第二年，齐桓公得了病。常之巫信口雌黄，说他将在某日死去。易牙、竖刁、常之巫勾结作乱，把宫门堵死，不许任何人出入，连饮食也断绝了。齐桓公临死时幡然悔悟，

说：“唉，管仲真是圣人啊！只可惜我没听他的话。”他死后直到尸体腐烂了也无人过问，一代霸王竟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

范蠡知子

范蠡居住在陶地时，他的次子杀了人，被囚禁在楚国监狱。他对家人说：“杀人偿命，理所当然。然而我听说，富贵人家的儿子，不应当在闹市上被处死。”于是，他准备了千金厚礼，打算派三子前往通融。长子听说后，要求派他去，被范蠡拒绝了。长子哭着说：“这样大的事，您宁可派没见过世面的三弟去，也不让我去，看来我是不肖之人。既然这样，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说着就要自杀，被家人制止了。长子的生母怕儿子出事，也出面替他说情。范蠡不得已，只好派长子前往。他给好友庄生写了封信，让长子带上，并告诫说：“你到楚国找到庄生，把信和千金给他就行了，千万不要过问别的事。”

长子遵从父亲的教诲，把信和千金呈上，庄生说：“你赶快回去吧，不要再留在这里。人被放出后，你也不要问是为什么放出的。”长子表面上答应了，暗中却在观察动静。庄生为人清正廉洁，在楚国享有很高的声誉。范蠡送来的千金，他根本就不想接受，不过是想事情办成后，让范蠡的次子捎回去。范蠡的长子并不了解庄生的心思，只觉得他是个见利忘义的凡夫俗子。

庄生找了个机会入见楚王，假称有个星宿将给楚国带来灾难，只有大赦天下才可以消除。楚王对庄生一向言听计从，便准备大赦天下。长子听到这一消息，不仅不高兴，反倒觉

得既然大赦天下，二弟自然会被赦免，千金花得太冤枉，就又去见庄生，不阴不阳地说：“我弟弟有幸遇上大赦，我可放心了。”庄生听出了这话的意思，就把千金还给了长子。他越想越窝火，觉得自己被人耍弄了，就又对楚王说：“外面不少人议论说，大王大赦并不是为百姓着想，而是为范蠡的儿子着想。”楚王大怒，立即下令处死了范蠡的次子，并于第二天下了赦免令。

凶信传来，全家人都很难过，范蠡却大笑着说：“都不要哭了，我早就知道长子会害死他弟弟。因为他自小跟我经商，知道创业的艰辛，所以把钱看得很重。至于三子，他只知挥霍，从不知钱是怎样挣来的。我派三子去，正是由于他能随意抛弃钱财。这一点恰恰是长子做不到的，因而害死了次子。”

中行文子识啬夫

晋国中行氏在与赵氏的争斗中失势，中行文子出逃国外。途经啬夫的住地时，随从提醒说：“啬夫和您有老交情，应到他府上休息一下，顺便等一下落在后面的车辆。”中行文子说：“不可。以前我喜欢音乐，他就送上一把琴；我喜欢佩带玉饰，他就送来玉环。他这么做是为了讨好我，以便让我包庇他的错误。眼下我已经失势，他保准会拿我去讨好别人。”说完，命随从催马加鞭，飞驰而去。等到后边车辆赶上，发现少了两辆。经询问，果然是被啬夫扣留，用以讨好新主子去了。

子贡求情

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他才华横溢，出口成章，说话总是文绉绉的。孔子看在眼里，想找机会教育他一番。一天，孔子带着子贡和养马人出行。路上休息时，马跑到地里吃了农夫的庄稼。农夫很生气，把马扣留了。子贡一见急了，连忙跑过去向主人求情。嘴皮子都要磨薄了，农夫就是不答应，他只好灰溜溜地回来了。孔子嘴角掠过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笑意，又派养马人去索取。养马人从未读过什么书，对农夫粗声粗气地说：“你不能到东海里去耕种，我不能到西海里去游览。既然我们都在这块地上，大家就难免磕磕碰碰的，你何必斤斤计较呢？”农夫一听乐了，高兴地把马还给了养马人。孔子很懂得对什么人说什么话的道理，对待没有文化的人，你同他讲精深的大道理往往是没用的。

范雎知魏冉

王稽出使魏国时，结识了范雎。王稽觉得范雎是个难得的人才，就带他来到秦国。走到湖关时，远远望见有一队车马奔驰而来。王稽说：“来的是秦相国穰侯魏冉。”范雎说：“我听说魏冉在秦国专权朝政，讨厌别国的士人。为了避免他的羞辱，我暂且在车里藏一藏吧。”转眼间，魏冉的车马来到了。他同王稽寒暄了几句，接着问：“关东有什么情况吗？”王稽说：“没有。”又问：“您这次回来，没带外国士子吧？他们只知耍嘴皮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除了搬弄是非，别的什么也不会干。”王稽忙说：“没有相国的许可，我怎么敢同他们往来？”魏冉听了很受用，遂告辞而去。

见魏冉走远了，范雎从车里出来，对王稽说：“魏冉是个聪明人，不过他想问题比较慢。刚才他已怀疑车里有人，听了您的奉承话，才没有搜查。我估计他定会后悔，还会派人来搜。”于是，范雎不再坐车，远远地跟在车的后面。过了一会儿，魏冉果然派人追来搜车。魏冉的心思不出范雎所料，所以来范雎轻而易举地制服了他。

萧何追韩信

韩信奔投项羽后，不受重用。他转而从楚营逃到汉营，一开始也未能受到重用。丞相萧何看出他非等闲之辈，想把他推荐给刘邦。一天，韩信因受不到刘邦的重用，就逃走了。萧何得到消息，来不及向刘邦报告，就亲自追韩信去了。有人报告刘邦说：“相国逃跑了。”刘邦气得要死，如同失去了左右手。

两天后，萧何来叩见刘邦。刘邦又惊又喜，骂道：“你为什么要逃走？”萧何说：“臣不是逃走，是去追回逃走的人。”问：“追谁？”答：“追韩信。”刘邦又骂道：“逃跑了几十个军官，你从未追过。现在却说追韩信，纯属胡说！”萧何说：“以往逃跑的，都是些平庸之辈。韩信则不同，是举世无双的贤才。您要想夺取天下，没有他的帮助是不行的。”在萧何的极力推荐下，刘邦拜韩信为上将军。

潘濬杀樊仙

在武陵任职的樊仙居心叵测，多次鼓动边境各族闹事。州督感到很头痛，上表请求派一万名精兵讨伐他。孙权就此事问潘濬，他说：“这件事非常好办，派五千人去足以解决

问题。”孙权说：“您办事历来小心谨慎，今天怎么突然变得如此轻率？”潘濬说：“我并不是轻率，那樊仙不过是个靠要嘴皮子制造事端的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才能。以前他曾经招待州人吃饭，时至日中，饭菜久久不能上桌。去吃饭的人怨言四起，有十多个人甚至扬长而去。看身体的一部分，就可断定一个人是不是侏儒。通过这件小事，可以看出樊仙并没有什么能力。”孙权听了笑得前仰后合，就派了五千军队让潘濬率领去讨伐。潘濬率军直捣武陵，势如破竹，不久就斩杀了樊仙。

王舍投亲

王敦死后，他的哥哥王舍想投奔王舒。王舍的儿子王应觉得不合适，劝父亲去投奔王彬。王舍说：“王敦平素与王彬没什么交往，为什么要投奔他呢？”王应说：“王彬在别人强盛时，能独树一帜，说明他有卓越的才能啊。不屈从强者的人，往往对弱者有怜悯之心。现在我们已经是一无所有，去投奔他，或许会得到他的保护。至于王舒，他一直依赖王敦，自己毫无建树，难道单单会为我们做什么事吗？”王舍不听，带着儿子去投奔王舒。王舒见王敦已死，再没什么用处，为了显示自己与王敦没什么关系，竟将王舍父子溺死在江中。江州方面，当王彬听人传言王舍父子有可能来避难，就秘密准备好了船只在江边等待，可是一直未能等到。善于依附强者的人，往往欺凌弱者；而能抑制强者的人，反倒会扶助弱者，这则故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死姚崇知活张说

唐代时，姚崇和张说同任宰相，可是两人成见很深。姚崇病重弥留之际，告诉几个儿子说：“张丞相与我有隔阂，不过他这人喜好奢侈，尤其喜好服饰和古玩。我死了以后，他肯定会来吊唁。在他来的时候，你们把我平生收集的服饰和古玩全都陈列在床帐前。他如果不屑一顾，那就算了。如果注意看，你们要记住他对哪些感兴趣。等他走后，你们便马上送到他府上。趁他高兴之际，请他给我写神道碑碑文。碑文到手后马上抄录下来，镌刻在石头上，接着就呈送给皇上过目。张丞相考虑问题很细，但往往比我慢得多。几天后，他会琢磨出我的用心，肯定后悔不已，会派人索回碑文，你们便如实说已交给皇上过目，并镌刻完毕。这样，张丞相就沒别的办法了。”姚崇死了以后，张说果然前来吊唁，眼睛贪婪地看着服饰和古玩。姚崇的儿子按姚崇说的，挑张说喜欢的给他送了去。张说大喜过望，挥毫为姚崇写了碑文。碑文不仅词采华丽，而且对姚崇的评价也极高。几天后，张说后悔了，借口碑文有几处文辞不够周密，说要拿回去修改一番，派人到姚崇家索要。姚崇的几个儿子便领着来人看了已镌刻完毕的石碑，并说已经呈送皇帝过目。来人只好空手而归，对张说说了。张说后悔不迭，拍着胸脯说：“死姚崇能算计活张说。到现在才知道，我的才能的确不如他啊！”

不可不读

张咏与当朝宰相寇准是至交，他曾对下属们说：“寇公是天下奇才，只可惜读书不多。”因而，他一直想找机会劝寇准多读些书。一次二人相逢，临分手时，张咏沉吟片刻，说：“《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不明白他是啥意思，回

到住处赶忙找出《汉书》，翻到《霍光传》，从头细读。当读到“霍光不学无术，不明事理”时，恍然大悟，感叹道：“这是张公要对我说的话啊！”自此寇准利用闲暇时间，博览群书，收益非浅。

老兵知韩琦

韩琦宴请宾客时，看上了一个陪饮的妓女，信手指着她戴的杏花，语意双关地说：“髻上杏花真有幸。”那妓女看出了他的心思，应声属对道：“枝头梅子岂无媒？”酒席散后，韩琦还想着那个妓女，就派跟随自己已经多年的老兵把她找来。老兵一愣，不太情愿地出去了。他刚走，韩琦就后悔了，马上派人去把老兵追回来。谁知老兵并没走，就躲在帐后，听到让他回来，立即回到营帐。韩琦不解地问：“你没去吗？”老兵说：“您以前从未有过这方面的事，我料定您会后悔。所以没去。”

卓敬识朱棣

明建文帝朱允炆继位不久，燕国朱棣前来朝见。户部侍郎卓敬上书说：“燕王谋略过人，酷似先帝（指朱元璋）。而且北平人才辈出，金、元都曾在那里建都。现在应该把燕王迁到南昌，以绝后患。”建文帝不以为然，说：“燕王是我叔叔，是至亲骨肉，你怎么这么想呢？”卓敬说：“陛下难道忘了隋文帝和儿子杨广是父子了吗？”建文帝语塞，但他并没有听取卓敬的忠告。不久，朱棣起兵攻克南京，建文帝死于大火之中。朱棣夺取了皇位，是为明成祖。